

下

茶茶木

作品

骨
GUSHA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骨清

下

茶茶木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骨债 / 茶茶木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00-1600-2

I. ①骨… II. ①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490 号

骨债
茶茶木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周振明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6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600-2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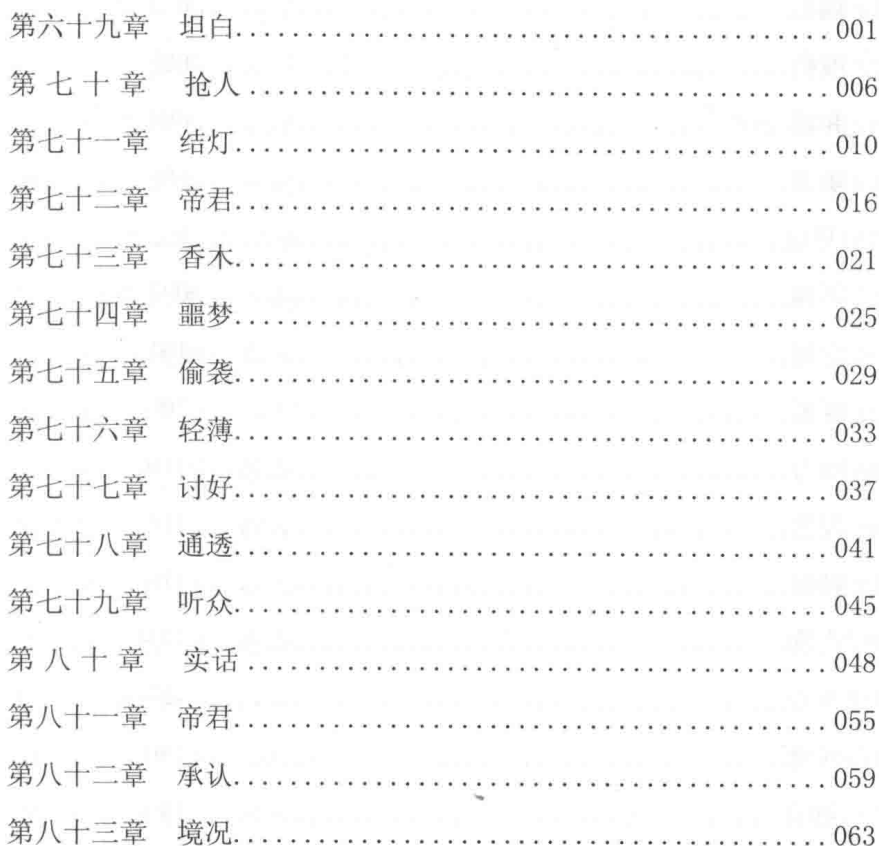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第八十四章	轻浮.....	067
第八十五章	故人.....	071
第八十六章	偏心.....	075
第八十七章	殷勤.....	080
第八十八章	和解.....	084
第八十九章	承诺.....	088
第九十章	身份.....	092
第九十一章	困境.....	097
第九十二章	念想.....	101
第九十三章	探索.....	106
第九十四章	动身.....	110
第九十五章	发誓.....	114
第九十六章	神魔.....	118
第九十七章	古物.....	121
第九十八章	欢心.....	125
第九十九章	残魂.....	130
第一百章	融合.....	135

第一百零一章	婚后	140
第一百零二章	领地	145
第一百零三章	时光	149
第一百零四章	再遇	153
第一百零五章	骗子	157
第一百零六章	抉择	162
第一百零七章	波澜	167
第一百零八章	事起	172
第一百零九章	故意	176
第一百一十章	信任	181
第一百一十一章	挚友	186
第一百一十二章	疏远	190
第一百一十三章	闭关	195
第一百一十四章	新世	200
第一百一十五章	沧海	204
第一百一十六章	平和	208
第一百一十七章	死局	213

第一百一十八章	魂萦.....	218
第一百一十九章	瞎了.....	223
第一百二十章	包袱.....	227
第一百二十一章	赠心.....	232
第一百二十二章	拒绝.....	237
第一百二十三章	出事.....	246
第一百二十四章	身死.....	252
第一百二十五章	和离.....	259
大结局（上）		263
大结局（下）		269

第六十九章 坦白

如何将木槿从千凉体内移开的，我并不想回想，只是当木槿周身凝起一层晶状体，被短暂包裹住的时候，我看见她白嫩嫩已经发育健全的身躯懒懒地蜷缩在一起，好似睡得安稳，不由恍恍惚惚想起从前被母后交给千凉时候的自己。

回望千凉的时候，她眸中并没有多少疼爱的情绪，不过淡淡地瞧着木槿，脸上血迹斑驳，甚至一丝柔弱都无，却怔怔的，片刻也挪不开眼去。

有那么一瞬，我只觉手上沾着的血尤若烈烈的火焰，灼烧着我的皮肤，痛不可遏。

拿掉孩子，接下来便该是取内丹。

但凡还是个人性的，都不能如此心平气和地剖下一个人的内丹，尤其是自己的亲姐姐，尤其是在她亲生女儿的面前。

我举着匕首，一度犹豫不决。

千凉的眼睫上都垂着血，等血凝固了，连睁开眼都费力。在木槿离体之后，她的眸光明显地黯淡下去，就好似倦了一般。自从一开始看过木槿一眼之后，她便半闭着眼，不再多看。见我迟疑，她音调古怪地讽刺道：“没出息的东西，你连一个濒死之人都杀不了吗？”

我被她催得慌了一下，额上道不清是因为何种情绪，冷汗若雨下，举着血淋淋的手，讷讷道：“我……”

千凉无力地垂着眼，艰难地吊着最后微弱的气息，道：“千溯百般周折，给你千万年常乐安康，护你一颗纯净无瑕之心。但此乃魔界，战乱绵延，你若天真依旧，单凭那点微末到不可思议的执拗便想改变什么，可笑之余也只会害死千溯。”抬眼时，她眸中的光泽已经接近涣散般地恍惚着，“莫想着占尽好处，没得选择的时候，

将最珍惜的东西护好便可。你只需问问你自己，我与千溯，你要谁？”

“.....”

此后，我生剥了千凉的内丹。

地上漫开的血流像是经由某种牵引一般，朝安安静静躺在白晶体中的木槿那儿汇聚而去，夕阳若镀，散落遍地金黄。

千凉躺在冰凉的岩壁上，空洞的眼望着漫天的霞光，夕阳下的剪影恍惚苍凉，同我玩笑似的道的最后一句话是：“洛儿，你往后记着莫要当一个负心之人才好。”

我捡了些碎石，将千凉埋葬在一处隐秘的洞穴之中，清理好血气，等将之安置好了，已经是第二日的凌晨。

回到早前的岩壁之前，我吞下千洛四分之一的内丹，入了岩内空间，再一手抱着木槿，扶着昏迷不醒的千溯，御云离开。

千凉说的“鬣狗”自然是闻风而来了，我起初回到岩壁的时候，千凉淌在地上的血都被人舔干净，几个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在那一片血迹前围拢着，互相撕咬着，犹若野兽一般争食。

说来可笑，我在魔界这么久，从不知道会有人长成这模样。兴许不是我见不到，而是千溯不让我知道罢了。

我看到他们身上烙印的痕迹，大抵是哪方势力的奴隶，作为搜索时最廉价的耳目被投放在这片山谷。

绵延的鲜血顺着冰冷的岩块的斜度一直淌到谷口的悬铃木下，浸湿了泥土。

我避开护卫，偷偷将千溯、木槿带到须臾山上。

这里本是千溯给我个人的自由之所，因为我不能见外人，也不能总被闷在屋内，故而才有了这么个地方。

我将剩下的二分之一内丹给千溯服下之后，他面容却并无多少起色，像是完全没有接受到千凉的修为渡予一般，泥牛入海。但千凉说的功效在我和木槿的身上都有所体现，我想，千溯他大概只是伤得重些，才会如此的吧。

将他们都安全地带到我在须臾山的小木屋之后，我忽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又或是觉着有太多的事要做，一时间不晓得从何开始下手。

我那时脑中混沌，哪怕是后来回想也想不起当时是存着怎样的念头，手里抱着滋养着木槿的玉壳，仰面躺在千溯的臂弯中望着天花板的纹络，我听着他浅薄的呼吸声，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了整日。

我比旁人反应起来总要慢上半拍，等我终于想透彼时自己是怎样的心情之时，

才觉得后怕。

若是彼时千溯的呼吸声在我耳边断绝，我……

这个念头，哪怕只是一瞬的存在，也足以让我心神全然崩溃，断了生念。

好在，千溯活下来了。

千凉曾提点我“墙倒众人推”，尤其还在这么一个强者如云的乱世之中。于是曾裹在千溯麾衣中听闻一切他手下安排事宜的我，借着他的名义发号施令，试图将他重伤的消息掩盖。

诚如夜寻所说，彼时我的决断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却在万万年之后被他看了出来，是因为我没有千溯十之一二的从容。

我那时将接触魔界黑暗的一面，好似忽然看清这天下的污浊与不堪，从未寄希望于人性之间存在的一丝真善。但凡冒头，且含了些反叛意味的魔，都被下令斩杀。

三月，我独自一人在蛇林沼泽中寻着蛇鳞果，暮后却在渐渐漫起的水雾之中闻到浓浓血腥之气。追踪而去后，便在那沼泽的深处看到一极端震撼的场景。

一片经由结界护持，全封闭的水域之中，数以万计的奴隶嘶号着求救，在漂浮着些许莫名血色絮状物的浑浊液体中挣扎，面容痛苦地扭曲着，眼睛瞪到一个极致，仿佛下一刻就要崩裂而出。

这些奴隶都有一个特点，肤色呈紫青色，指甲尤其长，乌黑的一片，身体软绵绵的，诡异地扭曲着。

我扫了一眼，便知道他们已经没救了，他们被喂下了“洗骨丹”，全身上下的骨骼将在七日之内渐渐融化，成为一个皮包着的肉块。

这也是进行血祭的第一步。

我隐在沼泽边上等了七天，最后的最后，鸠占雀巢，杀了原本筹谋这一切的魔主，承了那血祭的好处。

当沼泽中汇聚的血气入体，冰冷得刺骨，我禁不住打了个哆嗦。空间充斥着腐尸的恶臭，万人的血祭，未有一人死而瞑目，犹若修罗地狱，独我一人存活。

而那时的我，心中却无一丝触动。

千溯昏迷，足足三年，我以他的名义统治着他建立起来的势力，亦渐渐地开始壮大。

我以为等他醒了，我便能乐呵呵地邀功。

可真正盼到那一天之时，千溯听着我同他滔滔不绝说道出的种种，面容上安

然呈现的神情却好似是我在他心头狠狠剜了一刀般，笑得悲戚。

“洛儿，是我对不住你。”彼时他轻轻抚着我的发，便是如此道。

.....

夜寻想听的事端到此差不多就算了结，千溯回归之后，我莫名其妙地被禁止离开须臾山，只能陪同在壳中打呼噜的木槿，面对着一座孤零零的山。

有时候我无聊了，抱着木槿的玉壳，两个人在树下荡着秋千，或而偷偷地同千溯以蕴月坠传音，再不济就是若他所说的那般学着抚琴，怡情养性。

日子悠闲，像是忽然放缓了节奏，从一个世界突然换到了另一个世界，从污浊到彻底的纯净，我有过好长一段时间的不适应。但是碍于要听千溯的话，我忍了下来。

这禁锢几近百年才被解开，因为千溯忽而来看我，同我道，明日我可以随他去战场，以主将的身份。

千溯的行为我一向琢磨不透，我甚至在想，他罚我禁闭，是不是因为知道了千凉的事。

时隔多年，有一回我终是忍不住询问出口，千溯听罢风轻云淡地回道：“诸魔皆有心中过不去的坎，心魔毕竟不是一日养成的。”

原来，我曾和心魔擦肩而过。那千溯的心魔积累又是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我始终无法问出口，因为心中隐隐也算知道答案。可时光无法回溯，我只能徒做弥补。

有关这段记忆，天下间我就同夜寻一个人说过。我顺着思路完整地回忆下来，他并未打断过我一次，却也并不似竖耳倾听的专注，神色淡然。

待我口干舌燥地说完了，瞅他半晌，他也没什么反应，我心中暗暗叹息一声，我家挚友委实寡淡，嘟囔两句倦了，便要磕眼去睡。

“你这个模样，实在不像史册中在乱世的三年独自统领势力的魔尊，我还以为，那是彼时的千溯尚余一份清醒，在背后指点的。”

我想了想：“嗯，这是在夸我还是骂我？”

夜寻面不改色：“夸你。”

我立马展了颜：“哈哈，说不定当小姑娘的时候心灵都比较通透的。”

夜寻低眸扫我一眼，良久之后，音调徒然转轻道：“你睡吧。”

大抵因为身边靠着的人是夜寻，我这一觉睡得很沉。其间因为云头突然不稳，思绪稍稍回转过一次，半梦半醒之间听得木槿的惊呼，而后便是连连的道歉：“对

不起我逞能了，这云头太沉，我想孝敬您都没法的。”

我迷糊地哼了哼，以表示对木槿大惊小怪的谴责。

夜寻似乎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回应，接着我就感觉自己被抱起来了些，往怀里带了带，是个睡觉打盹绝佳的位置。

正纳闷夜寻怎么这么好心，额上便触上一片温软，犹若蜻蜓点水一般，不过轻触既离。

我听到木槿狠狠倒抽冷气的声音，以及夜寻不咸不淡暴露了本性的言论：“莫要发出些无意义的声音。”

木槿憋了良久，缩到云头那端，弱弱地嗯了一声。

第七十章 抢人

这紧接的一觉，差不多等到了妖界才醒来。

我基本浅眠，难得一回睡这般久是因为做了个混沌而绵延的梦，像是意识给什么拖着，总是舍不得醒来，也便一直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我记得自己梦见了夜寻，等醒来之后却已经忘记了梦里发生了什么，只觉心口有些闷，像是残余着梦中的情绪。

我睁眼瞅了他好一阵之后，默然正准备从他身上爬起，却被其一把拎住，勾回来：“你这埋怨谴责的眼神是怎么回事？”

我讪笑：“没有的事。”但见夜寻没有松开我的意思，又干巴巴道，“我，我是睡迷糊了。”

夜寻挑挑眉：“起床气？”

听到这个词，我脑海中不由晃了一遭千溯的脸，连连点头：“大概，是吧。”

夜寻勾着我的腰的手一松，我直往旁边挪了两下，大有无罪被释放的轻松感。

眼光在云头上一扫，转眸便瞧见云尾上的木槿，背对着我们这方，垂头丧气且难得安静地撑着头看朝阳。

我忽想起夜寻已经一整日没有休息了，便对他道：“你也休息一下吧？御云交给我就好。”

夜寻瞟了我一眼，道：“已经快到了。”

我一听，诧异随他的眸光望去，不远处的天际隐隐飘着暗紫色的妖气，一道极长的甬道边，幽幽妖火亮起，挂出各色的灯笼。

这里就是妖魔交易最频繁之地，紫月走廊。

原本计划的两日路程，生生提前到了一日多，而夜寻面色丝毫不改，亦无惫态。木槿自下了云头，一直拉着我的手叽叽喳喳地讲个没完，好似将憋了多少分量的

话一次性倾倒而出。

开始进到紫月走廊的时候，人影攒动，我被木槿拖着走，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夜寻。

他原是漫不经心地、不远不近地走在我同木槿的身后，瞧着两旁奔走、长着一对兔耳的小妖，触到我回首的眸光后微微一怔，随即勾唇轻浅朝我扬起一个微笑。

我大概是被迷了心窍，才会觉着他这一笑中含了几分缱绻的温柔，犹若月光的清雅。

紫月走廊实质上就是魔界到妖界的通道，当初为了加固这么个入口，我同千溯也耗费了不少气力。如今因为这方的空间稳定，诸多的商人便在此汇聚，渐渐演变作一方颇具名气的交易之所。

人道，但凡魔妖两界有的玩意儿，紫月走廊里都有。

顺带一提，这走廊摊位的租金委实不是个小数目，也亏得靠着这块黄金宝地，我才能以私房钱玩起炼丹这种烧钱的职业，拉拔养成木槿这只纸老虎。

进到紫月走廊后，四周便霎时黯黑下来，倒扣的结界有十丈高，除开店面可得行走的路宽约三丈，紫莹莹的廊顶上透着幽幽的光泽，抬眸望去，好似有一轮清月悬挂其上，可随人走，可随人留。细细地停驻观看的话，还会渐渐从那顶上瞧见些纷繁的星光，好似隐没在云中一般，若隐若现。故而时时会有好奇孩子，趴在廊顶的上空，说要摘星星。

没人知道廊顶上空是什么，但作为这里的设计人之一，我晓得这廊顶上还有一人高的夹层，其中都是游荡的“鬼影”，用来监控和维持紫月长廊的安定。只是从走廊内部看来，却什么都看不到。再往上就是撕裂的紊乱空间，任何一个低于魔主级别的人落进去，便是个死。

木槿第一回来这儿，难免大惊小怪，便要多留一阵。我寻思本就是陪同她来的，多留一阵也并无所谓，正要同夜寻说我们进店子看看，身侧的木槿却忽而道：“啧啧，姑姑，我要是你的话，有姑父这么个旷古绝今的美男子在身边，那是打死也不愿意带出来的。”

我有一瞬的迷蒙：“怎么说？”

木槿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黑色的东西，搁在嘴里咬了口，然后手指一扬：“你看，有人缠住姑父了。”

隔着里外三层的人墙，我瞧见有一妖族的女子端坐在颇为高大，通体漆黑的骨麒麟之上。绮罗珠履，骨鞭玉鞍彰显着其身份的无比高贵，遂喃喃了一声：“这人是谁？怎的没见过？”

木槿好似没听到我说话一般，扒开人墙就往里面挤过去，看模样比我还略焦急几分。

我怕她走丢，也跟着她分开的人流朝前挪了挪位置，恰好听到端坐在骨麒麟上的女子清脆利落道：“你是谁？娶妻了吗？”

听这话我也知道是同夜寻说的，能叫人一见倾心的颜，必须得是强大得无与伦比的。

挤了半天，木槿生生从我眼前被挤得没影了，我四顾周遭，却听得人墙里头木槿声音朝气蓬勃地传来：“这么大架子，小姐你是哪家的千金啊？”

木槿朝气蓬勃，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自她嫁给了果子之后，一贯都是收敛许多了的，嗯，至少表面如此。

而她之所以会跟那女子呛声，一是她最不喜欢旁人占我的便宜，二是她作为一个从头到脚实打实的世袭魔二代，很不乐见旁人拿势力压人。

我终于钻到人墙的边上，往中间一望，木槿站在骨麒麟身前不远，颇有气势地负着手。夜寻则是事不关己，彻底忽视周遭境况，偏头垂眸，打量着呈在店铺透明的展览台面上的物件。

我留心瞅眼夜寻的侧脸，迈出人墙的脚步猛然一顿，缩了回去，准备做好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女子一看木槿出头，脸色就变了：“你是来抢人的，还是同他一起的？”周遭的人见情况有变，又知道贵族家的小姐使起性子来是不计较后果的，怕被殃及池鱼，纷纷避让开了些。本就甚为繁华的紫月走廊，因为一群人的驻足而拥堵不堪起来。

木槿听罢这句之后，眼睛直往人群中瞟，我猜她觉着自己已经打了先锋，就该我来武力解决了。而我，一时也没想清楚是搭理她好还是不搭理好。

而女子见木槿许久没回，觉着自己被忽略了，心里很不好受地哼哼两声：“我为妖界帝姬木翎雪，你若是识相的话，还是莫要同我抢人的好。”

木槿四下乱瞟的眼神一顿，回过头去，面色古怪：“你说你是谁？”

女子脸上一黑，明显不耐烦：“我说我是木翎雪，木花痕的女儿！”

木槿听罢，静了静，捋起袖子就冲上去了。

我吓了一跳，赶忙上前去拉木槿。

好在她法力不济，在还未走一步的境况下便给我拦腰拎了起来，手中把握着的某种黑色硬质食物还是毫不含糊且执拗地掷了出去，恰好砸在那木翎雪的骨鞭上，噼的一声，清脆地被弹开了。

木槿被我抓住的时候还在乱踢，恨恨道：“姑姑，我跟这个人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安抚她：“我知道，我知道。”

木翎雪顿时也红了眼：“你好大的胆，居然敢打我！水冥，水冥！给我抓住她！”

木槿在被我拎着的境况下还凉凉地喷了一声：“不就是个老色鬼的女儿，还拽得跟天王老子似的。”

我听到木槿垂头的这一句，没忍住，笑了出来。

话音落后，围拢在木翎雪身后的护卫中走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提溜着把他本身还高的黑色镰刀，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以及我手中的木槿。

我一怔，见他这个模样几分眼熟，却一时没有想起来。木槿也咦了一声，支起头道：“这算什么？抄袭形象？”

前一刻还面无表情冷冷酷酷的水冥，在听罢木槿的话之后，自耳根起一直到脖颈都通红了，他拧着眉，眼中都似泛起了些水光，咬着唇支吾且愤愤道：“反正我就是喜欢这样，你管我！”

我在他扬起委屈的八字眉时，心里头就同被猫挠了一下般，痒痒的。

我正要心软地上前宽慰两句，脖颈却给什么绕上，拉了回来。夜寻手中握着一只白瓷的茶盏绕过我的肩膀，亮在我眼前，下巴也懒懒地抵着我的头，淡声道：“嗯，瞧瞧，这跟你弄坏的那一只是不是很像？”

我低头稍稍一回想，心神也全不在水冥身上了：“好似……是有点像。”

“那就买了赔给我。”

“……哦。”

转身要入店铺之际，木翎雪身后的护卫齐齐拔剑涌上，我自知这种地方我动不得手，不过一个眼神，廊顶天穹之中便涌出大量黑色的雾气，渐渐具化作“鬼影”的模样，俯冲而下……

等至买好了瓷具，我们一行人温吞吞地从店铺中走出，我仔细回想一番那水冥的装束，忽而哭笑不得起来。

他比及人高的镰刀和简单系起的马尾，甚至于月白长靴，只不过雪色纹金交领襦裙给他改作纹金白色深衣，这……分明就是我第一回上战场时的装束，也难怪木槿说他抄袭形象了。

第七十一章 结灯

一路上木槿时不时絮絮叨叨，念起木翎雪，乱七八糟地扯一些边角料，整得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想表达什么。

后来我同她道，木花痕道得出名字的儿女都有十来个，方才那个木翎雪属于不为人知的那一类，至少我过往是没在妖族的宫殿中见过她。

木槿听罢，面色更不好看了。

从紫月走廊逛来逛去，从妖界那一边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将要入夜，木槿站在走廊的尽头，使劲地吸了口气，偏头看我：“既然已经天黑了，我们不妨先在这附近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姑父御云已经一整天多没有休息了吧？”

我打量一番外遭的荒郊野岭，郁郁苍苍，与后方闹市繁华：“那就宿在紫月走廊里面吧。”

事实证明，我这个决断并不很明智。紫月走廊里头的酒楼房间价格极高不说，还很抢手，尤其是靠妖界这一边的，因为出了走廊，那边便是十万鬼林，高阶的妖魔尚好，低阶的还需得多花一日赶路才走得出去。

木槿瞧后面紧随着进门的妖族面色急切，老板道尚余三间房时，那小妖脸就黑了，数了数我们的人数，准备往外走。

木槿一把拖住他：“这位小兄弟，我们只要两间房，余一间给你好了。”说罢又来看我，我打了个呵欠，点点头，那小妖立刻红光满面地朝我们道谢。

我看他道谢的时候眼睛莫名其妙总往我身上瞟，就偏开身子道：“要给你房间的是这位姑娘，你要道谢跟她说就好了。”

那小妖脸一红，低下头去，匆匆忙忙地给老板递上灵石。

木槿没心没肺地哈哈两声，将一个木牌交给夜寻，而后便冲我道：“姑姑你